

[苏] 约·拉弗列茨基著

# 格瓦拉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格 瓦 拉 传

[苏] 约·罗·拉弗列茨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Иосиф Ромуальдович Лаврецкий*

**ЭРНЕСТО ЧЕ ГЕВАРА**

«Жизнь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х людей»

Серия биографий основана

в 1933 году М. Горьки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72

根据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72年版译出

**格 瓦 拉 传**

〔苏〕约·罗·拉弗列茨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商务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5 字数 285,000

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统一书号: 11171·60 定价: 1.15元

**内 部 发 行**

## 译者的话

本书是关于格瓦拉的一部传记性著作。最初由苏修《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连载，后经作者作了一番增删，由苏修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它的出笼时间正是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九七二年访问苏联前夕，因此，它完全是适应苏修反革命政治需要的。

本书作者拉弗列茨基，是苏修的一个作家。此人自称是“古巴通”。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政府成立后，苏修几乎每年都要派他去古巴活动。他还到过拉丁美洲其它一些国家。一九六一年，他曾与人合写过一部论述古巴历史和风俗文化之类的书。

作者在写这部传记的时候，国际上已出现了不少关于格瓦拉的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写和评论格瓦拉，反映出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作者声称，他自己写这部书是为了对抗某些观点的。他说：“在一大批有关格瓦拉的书，包含着各类的虚构和偏见”，“尤其是许多美国作者的肮脏的

胡说八道，必须坚决予以回击”。这反映了苏修在古巴及拉美地区同美帝的激烈争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苏修叛徒集团头目米高扬曾特地接见了作者，就古巴革命和格瓦拉之死发表了一通谬论。作者如获至宝，录于全书之末，作为结尾。

全书包括四个主要部分：格瓦拉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参加古巴游击斗争的情况；古巴革命政府成立后他的政治、外交和党务活动；他在玻利维亚进行的游击战，以及他的最后死亡。书中着力描述格瓦拉的“崇高理想”、“英勇行为”和所谓“自我牺牲精神”，把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打扮成“共产主义战士”；把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由于执行一条错误路线而导致的惨败，说成是由于年轻、缺乏经验，甚至把它归结为所谓在拉丁美洲“展开有效的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大肆兜售“和平过渡”的一套破烂货。本书还把拉美人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污蔑为“分裂了反帝力量”；恶毒地攻击拉美的马列主义者为“分裂分子”；吹嘘拉美的一些修正主义党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宣扬格瓦拉等古巴领导人与苏修叛徒集团之间如何亲密无间，苏古关系如何好；并借叙述格瓦拉生平的机会，连篇累牍地修

谈苏修对古巴的“无私援助”，把新沙皇这个明火执仗的强盗装扮成古巴人民的“恩人”。我们把这本毒草书翻译出来，正是为了便于人们了解新沙皇是怎样看待古巴、怎样看待格瓦拉的，他们在拉丁美洲推行的又是一条什么样的反革命路线。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复旦大学外文系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部分同志。书中所引用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言论及著作，凡能找到西班牙文原著的，我们均参照原著译出。限于水平，译文有错误和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 目 次

一、走向“格拉玛”号的道路·····	2
1. 最初的几步·····	2
2. 性格的培养·····	32
3. 一次失败了的战斗·····	55
4. “格拉玛”号·····	84
二、马埃斯特腊山区·····	110
1. 战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	110
2. 游击队的日常生活·····	139
3. 经由圣克拉腊到达哈瓦那·····	167
三、誓死保卫祖国·····	202
1. 在革命的狂飙中·····	202
2. 社会主义世界·····	237
3. 共产主义劳动突击队员·····	265
4. “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279
四、《在玻利维亚的日记》·····	297
1. 神秘的失踪·····	297
2. 尼阿卡瓦苏河畔的营地·····	331
3. 战斗又打响了·····	359
4. 在街垒的那一边·····	397
5. 革命事业永垂不朽·····	418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生平事业年表·····	444
主要参考书目·····	449

# 格 瓦 拉 传



## 一、走向“格拉玛”号的道路

### 1. 最初的几步

问：“您是哪个民族的人，什么血统？”

答：“您知道，大家都知道，我生于阿根廷。”

——引自一九五九年九月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同墨西哥《永久》周刊记者的谈话。

一九六九年二月的一个傍晚，我们坐在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在哈瓦那近郊米拉马尔的一幢别墅的会客室里。会客室很宽敞，桌旁坐着唐·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阿尔维托和我。我们在回忆着切的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阿尔维托的妻子胡莉亚(委内瑞拉人)也不时参加进来。

窗外哗哗地下着热带的暴雨。雨水象急流似地倾泻在别墅上。电光闪闪，透过了百叶窗。雷声隆隆，仿佛附近什么地方正在打炮。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在这样的大雨天待在屋里是多么好啊；要是一个人在崇山峻岭中，或者在榛莽遍布的旷野里遇到这种滂沱大雨，会怎么样呢？

学者们说热带是可悲的。其实热带也是可怕的。在热带生活很困难，而且往往有危险。在这里，要想维持生计，也需要勇敢、顽强、钢铁般的意志、机智，当然还要有运气。

切的父亲年近七十，中等身材，外表端庄，戴一副玳瑁边眼镜，两只狡黠的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带着拉普拉塔居民所特有的口音，一听就知道他是阿根廷人。跟所有的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一样，他常常使用“切”这个感叹词。专家们肯定说，“切”这个字是阿根廷人从印第安人的瓜拉尼语中借用来的。在瓜拉尼语中，“切”的意思是“我的东西”。但在潘帕斯草原居民的嘴里，随着语气和上下文的不同，“切”表示多种多样的“人类激情”：惊讶、喜悦、悲伤、温存、赞同、抗议。

唐·埃内斯托的儿子埃内斯托·格瓦拉因爱用这个感叹词，古巴的起义者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切”。久而久之，这个绰号成了他战斗的化名，同他的姓名融合在一起了。无论是在古巴，还是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他叫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推翻巴蒂斯塔以后，格瓦拉出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他在新发行的钞票上签署的名字就是“切”，这可气得反革命分子七窍生烟。

已经是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后了，有一次人家问他对自己的新名字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对我来说，‘切’这个名字表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最宝贵的东西。事情只能是这样。我原来的姓名只是属于个人的微不足道的东西。”

唐·埃内斯托对我说：“要弄清我儿子是怎么成为切

少校，成为古巴的一位领导人的，又是什么东西促使他到玻利维亚的山里去的，就得拉开往事的帷幕，介绍一下家祖的情况。一开头我就要说：在我儿子的血管里，流着爱尔兰造反者、西班牙征服者、阿根廷爱国者的血液。显然，好动的家祖的有些特点遗传给切了。他性格中有一种使他爱好远途旅行、惊奇冒险和新思想的东西。

“我自己年轻时就是个片刻都坐不定的人。起初，我在阿根廷同巴拉圭交界的边陲省份米西奥内斯省有一座马黛茶<sup>①</sup>园。后来我在科尔多瓦、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我国其他城市承建房屋。我创办了几个建筑公司，常常弄得关门大吉。就这样我没有积攒到一点财产。我没有靠牺牲别人来赚钱的本领，所以别人靠牺牲我发了财。但是这点我倒不懊悔。要知道，生活中主要的东西不是金钱，而是纯洁的良心。尽管我的财运向来不佳，但是我的子女（我有五个孩子）全都受过高等教育，都可以算是有出息的人吧。不用说，最使我引以为荣的还是埃内斯托。他是真正的男子汉，名副其实的战士。”

我们喝着挺浓挺浓的热咖啡，这是胡莉亚照委内瑞拉的办法煮的。

“可惜我无法用马黛茶款待你们，”阿尔维托说，“由于该死的封锁，要从阿根廷弄点马黛茶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过在阴雨连绵的夜里，这种浓咖啡也是不坏的饮料，要是桌上除了这瓶‘特级’酒以外，还有一瓶俄国的伏特加酒就更好了。”

胡莉亚非难似地瞧着我们，因为她丈夫有肝病，医生

---

<sup>①</sup> 马黛茶即巴拉圭茶。——原注

不准他喝酒。

阿尔维托辩解说：“说老实话，我就爱喝点儿。切就不爱喝酒。他很早就把那香喷喷的治哮喘病的烟卷抽上瘾了，到了古巴他就爱抽雪茄烟。他肯定说，这种雪茄烟救了他的命，气喘才没有发作。他是真正了解上等雪茄烟的妙用的，几乎抽个不停。”

唐·埃内斯托继续讲下去：“是这样，年青人，我已经说过，我们必须深入地了解历史。您是历史学家，这对您会更有用处。在巴蒂斯塔被打倒、切成了名人以后，报上开始报导他的消息，各种各样的谎言都有。有些新闻记者甚至怀疑他是不是阿根廷人。还有些人断言他是俄国人，冒充阿根廷人。但是我们是阿根廷人，而且是道道地地的阿根廷人；在我们这个欧洲移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象这样道地的阿根廷人已经不那么多了。从我这一系来说，切是第十二代阿根廷人，从母系说，是第八代。比我们更‘古老的’阿根廷氏族，在我国恐怕是不容易找到了。先从我们的祖先讲起。按照西班牙习俗，我们有两个姓。照父姓我姓格瓦拉，照母姓姓林奇。我父亲的远祖是西班牙人，还是在殖民时代迁居阿根廷的。<sup>①</sup>他们定

① 切本人对自己的家系毫不在意，如果提及，也只是用戏谑的口吻。1964年有一位叫玛丽亚·罗萨里奥·格瓦拉的夫人从卡萨布兰卡写信问切的祖先出生于什么地方，切回答说：“同志！老实说，我完全不知道我这一族出身于西班牙的哪一部分。不消说，我的祖先很早就一手在后、一手在前\*离开那里了。如果我现在没有把双手保持那个样子，那只是因为这种姿势不舒服。我不认为你和我近亲，但是，如果每逢世界上发生非正义事件时，你就愤慨得发抖，那么我们就同志。这才是更重要的。——原注

\* 西班牙谚语，意即“一贫如洗”。——译者

居在同智利交界的门多萨省，务农为业。您当然知道，在上世纪初，门多萨省是我们的救星何塞·德·圣马丁将军的部队的根据地。在他的领导之下，推翻了西班牙在阿根廷的统治。圣马丁的部队从门多萨进军智利，驱逐了那里的西班牙人，接着又解放了秘鲁总督区的首都利马。就在这时候，阿根廷爆发了内战。圣马丁被迫引退。在西蒙·玻利瓦尔和苏克雷元帅指挥下的哥伦比亚军队完成了解放秘鲁的事业。

“阿根廷的内战在一八二九年结束，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将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攫取了政权。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富裕的畜牧主们的走狗。他残酷无情地杀害反对他的人，毁灭了整个整个的家庭，霸占了他们的财产。他执政达二十三年之久。

“一八四〇年，我祖父胡安·安东尼奥和他的兄弟何塞·加夫列尔·格瓦拉为了躲避罗萨斯的迫害，从门多萨逃往智利瓦尔帕来索城。罗萨斯没收了他们的田产。同他们一起逃往智利的，还有他们的邻居弗朗西斯科·林奇中尉。他父亲林奇-阿兰迪亚上校被暴君下令杀害了。林奇的田产也落到了罗萨斯手里。

“林奇家族在阿根廷的这一支人的始祖，是爱尔兰人帕特里克，或者象我们称呼的，帕特里克，他参加了反对英国统治的解放斗争，得罪了不少英国人。他们追捕他，他逃到西班牙，又从西班牙逃到了阿根廷，或者用当时对阿根廷的叫法，逃到了拉普拉塔联合省<sup>①</sup>。他在这里跟一个有钱的欧洲人的后裔（门多萨一个大畜牧庄园的女继承人）结了婚。这是在十八世纪的下半叶，还在西班

牙人统治时期。

“请记住，年青人，弗朗西斯科·林奇是我外祖父。现在听我说下去。弗朗西斯科·林奇为了谋个工作，跑遍了智利，到过我们这个大陆的稍稍头——麦哲伦海峡。后来他满怀着希望到邻国秘鲁去了，在那里得了霍乱。他从秘鲁跑到厄瓜多尔，又在那里染上了天花。最后他从厄瓜多尔回到了瓦尔帕来索，跟格瓦拉兄弟俩重逢。

“那时候，很多阿根廷流亡者——罗萨斯的政敌——都住在瓦尔帕来索。其中有作家：多明戈·萨米恩托和巴托洛梅·米特雷，他们后来先后出任阿根廷总统；还有胡安·包蒂斯塔·阿尔维迪，他是我国杰出的民主主义者之一，是法国空想主义的拥护者和宣传者。他们在当地的报刊上揭露罗萨斯的罪行，谋划反对他的秘密活动。可是当时罗萨斯还稳坐在总统的宝座上，推翻他的意图并没有成功，结果反而牺牲了一些有胆量的人。

“一八四八年初，有一天林奇和格瓦拉兄弟俩同萨米恩托正一起坐在瓦尔帕来索的咖啡馆里，谈论阿根廷最新消息的当儿，他们的同胞何塞·卡雷亚斯突然跑来，报告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卡雷亚斯建议立即动身到那儿去。有了钱这个‘玩意儿’，才能武装爱国者，推翻罗萨斯。

---

① 拉普拉塔联合省系阿根廷独立战争时期的国家组织形式。1810年由西班牙拉普拉塔总督区改组成立。包括今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等地区，共十四省。1816年由图库曼议会正式宣布联合省脱离西班牙而独立。1811年、1815年、1825年，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先后分出，建立独立国家。1826年，改称阿根廷联邦共和国，是现在阿根廷共和国的前身。——译者

“咖啡馆的那些常客对卡雷亚斯的建议各有各的看法。萨米恩托说：‘你们还没来得及到加利福尼亚，金矿就给采光了，只好两手空空地回瓦尔帕来索。’

“可年青人总是轻举妄动，不肯思前顾后的，深知世故的老辈人的劝告对他们有什么用呢！林奇和格瓦拉兄弟俩害了‘黄金热’，打算立即动身到加利福尼亚去。

“没过几星期，未来的百万富翁们就乘上了双桅帆船，向旧金山驶去，在一八四八年冬，平安到达那里。顺便说一句，当时到那里去的还有许多智利人。关于他们在异国的遭遇，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他的歌剧《华金·穆列塔的生活和灭亡》中告诉了世人。

“在旧金山发生的那种情景非笔墨所能形容。这个城市里塞满了各个国家、各色人种和各种民族的采金者。过了一个时期，我们的航海家才总算卖掉了他们的双桅帆船，前往心向往之的萨克拉门托峡谷；他们深信，无数的财宝正在那里等待着他们。不过他们没有全到萨克拉门托去。林奇留在旧金山了。他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叫埃洛伊莎·奥尔蒂斯的年轻的智利女人（她是英国水手恩德里奇的未亡人），爱上了她，跟她结了婚。把年轻的妻子留在旧金山，自己到金矿去呢，还是带她一起去？两者都无异于冒险。林奇是个道地的骑士，他决定留在旧金山碰碰运气，从此大走红运。他在旧金山开了一片叫做‘加利福尼亚之美’的酒吧间。对他来说，这个酒吧间才是金矿。他发了财……

“林奇和埃洛伊莎·奥尔蒂斯结婚以后，在加利福尼亚生了一个女儿叫安娜。年青人，请记住，安娜·林奇·

奥尔蒂斯就是我母亲，也就是切的祖母。”

“那么格瓦拉兄弟俩的情况怎样呢？”

“噢，这是一部真正的《奥德赛》<sup>①</sup>！胡安·安东尼奥和何塞·加夫列尔·格瓦拉实在不走运。八成是命里注定的：我们家不该成为百万富翁。他俩在萨克拉门托峡谷里弄到的一个地段，原来‘空空如也’。他们横翻竖掘了年把工夫，淘洗了几吨矿砂，结果全是白费气力：那里的金子还装不满这只高脚酒杯的杯底！俗话说得好，否极泰来。虽说我们的采金者弄得精疲力竭，心里很恼火，回到了旧金山，林奇却热情地收留了他们，让他们在‘加利福尼亚之美’酒吧间工作。他们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当地贵族唐·吉列尔莫·德·卡斯特罗，这人是西班牙大公佩拉尔塔的孙女婿。佩拉尔塔当过新西班牙（即现在的墨西哥）的总督，美国佬就是从他手里把加利福尼亚夺去的。吉列尔莫·德·卡斯特罗拥有很多地产，连科罗拉多州的大峡谷都是他的。

“年青人，不要以为我在东拉西扯，不要以为这跟您感兴趣的问题没有关系。恰恰相反。您马上就会相信，吉列尔莫·德·卡斯特罗和他的夫人（佩拉尔塔总督的外孙女）跟鄙人，也就是说跟切有最直接的关系。唐·吉列尔莫满心喜欢格瓦拉兄弟俩，把他在现今圣迭戈市附近的‘圣洛伦索’大畜牧场委托给他们管理。他没有看错人，因为我的祖父和叔祖对畜牧业很在行。格瓦拉兄弟俩接受唐·吉列尔莫的聘请，也没有打错算盘，特别是我祖父胡安·安东尼奥还另外得到了好处，因为真正的幸

① 古希腊叙事诗名。——译者



福正是在那儿，在‘圣洛伦索’牧场，等待着他。他在那儿跟唐·吉列尔莫的独养女孔塞普夔认识了。这两个年青人彼此爱上了。既然爱上了，就自然结为夫妻。至少在淳朴的古代是这样。唐·吉列尔莫能把女儿嫁给一个西班牙血统的阿根廷人，感到挺高兴。这桩婚姻使我祖父成了吉列尔莫·德·卡斯特罗全部财产的继承人，包括大峡谷在内。一开头我就说过，连大峡谷在内的全部土地，后来都被美国当局用欺诈手段霸占去了。我们家跟美国当局打了很久的官司。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偏袒美国当局，最后还要我们付诉讼费，在当时来说，数目大得惊人。话又说回来，我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惋惜。要知道，如果当时把这些土地都归还给我们，说不定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会截然不同，切也许就不会成为一个为美洲的自由而捐躯的英雄的少校，而成为一个在什么地方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公子哥儿，这样，世上又会多一个寄生虫……

“您大概已经猜到我祖父胡安·安东尼奥和我祖母孔塞普夔生了一个儿子吧。是的，确实是这样。他是在美国出世的，名叫罗伯托。他就是我父亲。所以他跟我母亲一样，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有时历史会给我们作出什么样的出人意表的安排啊！为了让我能到世上来，我父亲罗伯托·格瓦拉，这位胡安·安东尼奥和孔塞普夔·德·卡斯特的儿子，竟娶了弗朗西斯科·林奇和埃洛伊莎·奥尔蒂斯的女儿安娜·林奇为妻子。他俩成亲是在我祖父结婚二十六年以后了。

“我们阿根廷有这样一句谚语：‘凡是猪猡总有死